

在一年四季中,秋天恐怕是最让人回味无穷的季节了。在我的秋梦里,总洋溢着一种淡淡的别样滋味,挣不脱,摆不开,轻轻地缠绕住了我的心……我想这种情愫会持续很久,直到永远……

——编者

## 多少城市,只在遥望中

■文/许冬林

每次立在西门车站的候车大厅里,一个人,孑然得像池塘中心的一根芦苇。然后一挑眉,撞见四号检票口上方“扬州”两个字,蓝色的宋体字,清瘦挺拔,仿佛是细腰的景泰蓝花瓶。

对扬州,从读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那一句唐诗起,便开始迢迢的向往,可每次手指间捏着的车票,都不是到扬州的。每次,都是这样遥望着,隔着几道检票口,目送着那些陌生的面孔,一个一个,通过检票口,踏上通往扬州的列车。我的扬州,始终与我隔着一道风烟弥漫的旅程,风烟弥漫啊,其间,多少山脉,多少河流,多少灯火与客店,都在一片看不见的茫茫中。总那么远,以至偌大的扬州在我的时光里渐渐消瘦,消瘦浓缩成一只小小的景泰蓝的瓶子,在心底了。

也常有朋友从扬州回来或经过,总禁不住,拉着她的袖子,问瘦西湖模样如何,怎样的瘦,怎样的长?还有二十四桥下的月,满的还是也瘦了?瘦得弯了腰……得来的答案常常是模糊的,像毛月

亮晃晃在起了风的湖水里。于是回家忙忙摊开地图来,找到“扬州”两个字,手里提了一截蜿蜒的细线。让一支笔,代替脚步,在一方蓝色背景的纸上,寻觅着花红水绿的扬州城。

印象里,南京也是风雅的。婉约的秦淮河,水上胭脂色,风里琵琶声,间以旧文人那些风流的过往与陈迹。也因此,遥望多年中,南京终于去成。其实,就是一张票的事。

和朋友们一道,走在南京的大街上,抬头看见老梧桐稠厚的叶子,满满覆盖住了天空,连空气仿佛都沾染了梧桐叶的青气。步子禁不住缓下来,心也是被映成青色的了——以为,就这样贴近了梧桐叶味儿的南京!像在舞台上,风流小生陆地捏住了花旦青色的水袖,一步步近前来,肩碰着肩,四目相对的欢。

朋友请我去看昆曲,心下欢喜一片,只是,因为赶一个晚宴,错过。好生遗憾!想象着,夜未央时,灯火阑珊,

一个古老的南京城就快沉进梦里,在大剧院的舞台上,一截又亮又滑的唱腔在半空里荡开去,翠生生的丝绸一样,铺开,熨帖着微醺的心……昆曲,该是风雅南京隐在薄衫底下的一粒朱砂痣,要日日夜夜的相守相顾,才能抵达它的美吧。

南京的昆曲,从此心上挂念。

后来,又谋划几次去南京看昆曲。朋友说:老中青三代同台演出,你一定要来啊!这厢咬牙切齿发誓道:一定!一定!可是,到底未能去成。成了家有了业的人,就像一只拴在桌腿上的猴子,为吃为穿为他人叫的那一声“好”,每天踩着锣鼓声蹦跶,翻跟头,八方讨好,耍尽鬼脸,但始终,你只能在画了白线的圈子里。

人夜,家人睡下,偷情一般,打开音箱,调低音量,点孔爱萍的《寻梦》来听。“最撩人春色是今年。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,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。”从此,南京于我,最撩心儿的,不是灯影叠叠的秦淮河,不是那些又粗又茂

盛的梧桐树,是清丽柔媚的昆曲啊!昆曲,从此凝成一个梦,在许多清寂的夜晚,我是那一个柔肠百结的寻梦人!

有些地方,脚步未到,但,精神隔着。这种隔,像快餐式的旅游,围着一截旧城墙走了半个钟头,浮光掠影,一个城市,她最隐秘的美,与内核有关的,总无法触及。

多少城市,多少未实现的梦,只在层层遥望中。



■随心所悟

QQ里的好友种类繁多,文友、驴友、编辑、同学……只要鼠标一点上他们的小头像,就会跳出来一行个性签名,突然发现,十个签名中,起码有八个附着博客地址,聊天时,总会有人问我:“你有没有博客?我们做个链接吧。”我说没有,人家便大惊小怪:“你连个博客也没有?”那惊讶的样子,就好像人家都上月球兜风了,我还在钻木取火一样。看来,不整个博客,是不行了。

于是申请了一个博,又贴花又贴草,到处搜集别致的图片,比装修房子还用心。总算初具规模了,赶紧逢人就吹:我弄博了,有空去玩。巴巴地把地址发给对方。每天上网就多了一件事,登博,看都有谁来过。又发现,等我真整上博了,那些整天催着我弄博的人,连影子都不见了。拿着鼠标刷来刷去,页面还是老样子。

我有个北京哥们,在新浪开了个博客,我敢肯定,他就算伺候老婆,也没有伺候博客这般精心,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地写,锲而不舍地推荐自己,终于上了几次首页。每次他在QQ里喜不自胜地告诉我说,

博客的点击率又提高了多少多少时,我就虚握一把他的手恭维:快了快了,离红不远了,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。他哈哈大笑,我可以想象他的表情,必然像武侠小说里的奸角终于做了武林盟主一样得意。一个月以后,他苦着脸告诉我,不想弄博了。我问他为啥?说,有好几篇文章被人偷了,发在报刊上。我说那可不行,你弄了博,就等于弄了个菜园子,任谁都能来拔葱摘个瓜,你还能在篱笆墙上装扇盼盼防盗门不成?我又庆幸起来,幸亏我的博门可罗雀,要是也似他这般人来人往,保不定也被顺手牵走点啥。

看看新浪博客总排行吧,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,老徐,小韩,杨澜,点击率全部超千万。成了名的人,谁敢去偷他们的东东?一草一木都打上了记号,谁要是敢动的话,他振臂一呼,光粉丝们的唾沫就能把对方给淹死了,这就是成名的好处啊。不过,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,就算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发动起来,让他们每人每天去我的博客溜达个十次八次的,要想达到这千万的点击率,靠博出名,怕也是要等到头发白了。当然有捷径,可是学那些网络女红人?光想想就自己先蔫下来,我这样不过勉强称得上平头整脸的女子,满大街都是,就算我有心整,人家还不一定愿意看呢。

一文友说,定个五年计划,先把自己弄出名了,再弄博。我听了,真是醍醐灌顶。出了名你就是王,倾慕者蜂拥而来,不出名你就是寇,得哭着喊着求别人来看你的博。这真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啊。得,我也不啰嗦了,这就回家写计划去。

■国画 贾玉书作



## 杯茶人生

■文/龚舒琴

一年四季中,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在深秋时节,沐着凉意的秋风,窗下,园外,一张躺椅,捧一杯绿茶,或坐,或躺。不要思想,不要语言,就那样静静地、闲闲地躺着、品着。

喜欢喝茶已经多年。读书的时候,就喜欢泡上一杯茶带到教室,刚开始,常常引来同学的侧目,特别是上大课的时候。有的时候也很尴尬,因为讲课老师的杯子里除了白水别无他物,而我的杯子里,一朵茉莉正热闹地开着。那个时候,不懂得绿茶的雅致,也不懂得红茶的温存,就是很固执地喜欢茉莉的香味。校园近处没有,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,硬是送给了百货公司,清楚地记得,每次借了本地生的自行车,沿黄河古道很辛苦地骑着。当茉莉盛开在杯子里的那份惬意,现在想想,也唇齿溢香。青春真好,个性的张扬无需去看别人的脸色,单纯的喜欢和直接的行动,就是自己。

年华已逝,岁月不再。一杯茶折射一段人生。人到中年,工作的压力和无助,品茶已是另一种心境。

人在遭遇不可抗拒的外力击打的时候,最好的办法,在我看来,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,为自己泡一杯茶,水不要太烫,温温的,任片片茶叶在水中静静地散开。放下曾经的伤痛,为自己疗伤。

杯茶人生。此刻,不要浓,不要烫,不要上下翻滚的茶叶。

■岁月留痕

其实我想说——和青春有染。只要和青春沾上边,那肯定会染上印记,如同胎记,初始可以不经刻骨铭心,但只要洗去,必经受岁月风尘的捶打磨击。

一切与青春相关的人和事,总让人心生柔软。脆弱到吹弹得破,一拍即散。该怎样小心呵护,这样的粉嫩情怀?

很简单,所以极端。很热爱,所以痛苦。张行在唱《一条路》:一条路,落叶无迹,走过我,走过你……张蔷在唱: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。张口就来,青春的感觉。互和声,护卫的是20年前扑面而来的风霜掩裹下的恋恋青

春。

年轻人都是诗人。诗人都很敏感。他只愿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诗人从明天起,才能做一个幸福的人,永远在期待明天。有谁能信誓旦旦说:我正活在明天?所以诗人死了。海子。25岁。这个天真充满幻想的孩子。他的世界,在蓝蓝的天上,下面是一望无垠的金黄的麦地。他在大地上独行,他的乡村寂寥,丰收的景象温暖父亲哥哥姐姐们的心。

可是,他渴望幸福,可是,他怕幸福只是浪浪那头的红气球。他要小心穿越麦垄、田埂,他还要想着用麦穗去感动去换取那缥缈的希

望,那也许是爱情吧?该选择拿住麦穗?选多少麦穗?要不要再次关心一下地里劳作的人们?在犹豫中,痛苦的快乐咬啮着他敏感的心。气球过于夺目,气球还是氢气球,有没有垂下一根细绳,让我牵拽?在跋涉中,受不了自己热烈的痛苦,他倒下了。怀着对明天的幸福,尘世的祈愿安详地倒下。睡在麦地里的孩子,谁能唤醒他?

很多年后,广州有个新锐导演张广天在戏里翻译了《论语》,正好切合少年的心思。他的《天朗朗大美》诠释了这种不可言说的尘世的温暖与无奈:“天朗朗大美,从不曾说话。心陶陶欢喜,却催

人泪下。”

正青春,我们承受不了沉重的幸福,心里眼满溢幸福感,快乐盛不下,追求完美的罪恶感让我们痛不欲生。我们选择逃避。诗人逃进诗歌。总在一年中月儿最圆的时候,想念一些人一些事。农历八月,怀念当年遍地开花的诗社,怀念总是生涩的青春。民国女子石评梅的“梅窠”,等不来天辛。“颦儿”也就去了。诗友史春红的那串在远方获奖的《葡萄》不动声色。也是25岁,好像都在农历八月,永久留在青春里。那是隔着多么辽远的岁月河的年龄啊。

八月风,九月雨,十月阳

光。许多的日子飞逝。其实年龄也不小的刘谦讲了一个顶级魔术师的顿悟:世界就是大魔术,我们的魔术该是提醒人们的小手段。享受那窗外铺天盖地的雪花儿,感谢给我们送来企鹅的寒冷。一切,我们都可以感觉,有那么多的美好等着我们去感觉、感受、感谢。我们可以幸福,为什么不呢?学习恋爱,疼惜地爱恋。超越小子丫头的那种痴狂式,只愿月月安详。

走在海子的幸福的明天,他到不了的明天。做一个幸福的人,从今天开始。

■心灵智慧

## 做一个幸福的人,从今天开始

■文/蔡炜